

清安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

修刻漏記

虞胤

吾身之中小天地也。四氣備焉。以我之天。測蒼蒼之天。千  
歲之久。可坐而致也。昧者反是。役役乎名場利海。鷄鳴而起。不知所以。孳孳者何事。視日月爲醉鄉。等晝夜爲夢境。  
古人運髮汲汲。而情分陰者。曾不屑經意。黑白二昆交。根株甚至。蛇入邱井。徃徃迷亂。不自覺。吁。是天地間腐竇也。十二辰中。安能自提掇。求吾之天。以印在天之天也。邪。  
古之人。制器尚象。測景揆辰。舉天地之大。陰陽之摩盪。寒

暑之往來皆囿於分毫圭撮中。孔盞爲漏，浮箭爲刻，予以  
警世昏曠。凡朝廷一典居一號，令莫不于此乎徵。故置挈  
壺氏以掌之。下至郡縣亦靡不然。淳爲古壯邑，白淳熙間  
陳公曄來宰是邦，始造刻漏。迨寶慶初，趙公希範復修理  
焉。于是日視漏刻爲邑之程課，寅而出辰而入，午而申  
而入，遲遲夜漏下二十刻，不得休。左持牒，詎右乞簽，署挾  
吾按也。金穀責某曹，獄訟稽某吏，伺吾筆也。鬪巧任術，  
文弄法。又有以說吾之容色，蠱吾之疵瑕也。叢齋精神特  
被糜爛于簿書期會，古人所謂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栢林。  
本志俱化夜氣清明，求吾身自有之天，不旦猶而晝亡幾。

希矣。逸世作邑曰邑債，曰縣灘，曰尚熱坑，曰投膠。其  
畏避言之輒短氣，間有狐蹲雉伏，齒一執事宜，卽欣欣然  
有德色。目銅章墨綬爲俗吏始，予嗤之。蓋謂居百里之地，  
古子男之邦也，何自菲薄如此。鳴琴不下堂，晝日靜垂簾。  
栽一縣花種二頃秫，令何負人人自負。令迨至青溪，期程  
星火倥傯，喧囂昧目塞耳。前之所嗤者，方愧汗襟不聲矣。  
少間掌漏者進曰：邑自累歲章蔡煩滌，傳舍應接不暇，漏  
久連箭，久塵銅鳥，久甚渴矣。自公至止，強自拂拭，考星正  
晷，測表候陰，壞者未修，闕者未補也。予謂：使掌漏而廢職，  
則上下又將玩愒而無以節興居時號令，乃加整葺，將重

建譙樓以復於舊規命掌漏戒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羅罟  
爾則有罪承命曰唯因筆之爲修刻漏記

### 重建譙樓記

程公許

按郡志屬邑浮安舊名始新各新安嘗隸歙歷代沿革靡  
常隋仁壽置睦州縣爲州治大業改雉山唐徙郡治建德  
縣凡三易名曰新安曰還淳曰青溪逮本朝宣和盪平飛  
竊改郡曰建德縣定爲今名幽崖窮谷之間水流激清林  
薄遠密土磽產薄民貧俗厯本易於施教化粵近歲頗變  
爲難理山川今猶昔也昔者之民今之民祖父也銅章墨  
綬奉天子詔而爲之令長鞅掌期會使吏得以旁緣爲

擅予奪損益之柄浮詐相摎賦入采耗蠹積于官而莫克  
究俗訛於下而浸以玩吾友虞君退夫以銓格來蒞是邦  
朋儕交訾其擇地之不善退夫曰不然邑以清得名烏有  
厚誣爲不可理入境延見父老詰致弊之源推救弊之策  
參訂版帳略究端緒乃布大信寬期程令孚於人懽趨惟  
謹泅浹旬朔綱目斯張退夫喟然嘆曰使檄幸行于曹司  
追胥無擾於田里不及茲時修舉政事與吾民去其患若  
措之禮義命之曰承流宜化人謂斯何兩造在廷剖析枉  
直刀筆吏莫能措一詞高下其手用能束溼樾卧桁楊士  
藏修于庠序農力作于田畝以復其所謂淳且安之俗哉

顧邑政隳廢久學館風化之木也而堂隍幾於陔壤市廛  
生齒所聚也而衢街靡所扁識橋梁濟涉而往來交病狂  
獄戢姦而訟繫幾廢于是衡其緩急次第營繕而後及於  
治事之廳燕寢之室除館以納賓友分曹以課文書獨襄  
譙自宜和更創嘉定重修庶祀既深重費撐拄計工度材  
詣府稟命將撤其故而新是圖前守編修章景孟今守禮  
部高不妄咸器其材而諾其請且捐郡帑廩之緡解及抽  
分之章箇以相其役重門洞啟井幹屹峙憑虛有閭引繩  
其直予以宜詔令揭教條來賦租理訟訴使幽枉畢達文  
華發舒豈從以侈土木脩制度而已哉古諸侯國都特設

臺門今令長猶子男之爵也有民有社而澳汨於簿書期  
會之間視官寺若傳舍傍風上雨苟且遣日將何以時與  
居靜志慮平獄訟尊瞻視于吏民退夫之作新斯樓也  
節用度杜絕滲液因事之利舉民之和以究圖之俾功于  
丁未之秋抄及良月而崇成費緡錢若干明年春考滿嘗  
代書來諭予以記抑嘗謂官無大小時無今昔事無難易  
一言以蔽之夫子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退夫名號爵  
陵陽人乾道名宰相孫才謂敏瞻早歲從師取友熟習義  
理之學謹於律身嚴于束吏恕于隳民故能理繁壞以治  
最稱他日朝廷擇循良吏爲二千石部刺史之儲退夫抑

非其選與

列侯題名記

姚鳴鸞

仕之義行於世久矣上焉者立身行道志存乎愛民爭專乎報主以兼濟民物爲己任非苟役于利營寸名而已易曰大車以載有孚在道以明斯人以之其次則建勳種業利澤加于人名譽昭于時出尺寸以垂諸未艾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人以下則受若直愈若事又從而盜之負乘之車覆餗之鼎幾何所不至哉之三者始雖相近而終則實大懸絕此涪縣題名記之所由作錄之者竊歎紀其行實以爲後世勸將使後之人指其名而稽之曰某



也賢其也賢其所行之事所遺之蹟足爲法又從而效之  
其所以章往考來有裨於後人夫豈小哉嘉靖癸未春三  
月旣望余以入覲京師歸自舟次暇披滄舊志因見宋有  
廳壁題名記我國朝以來來宰是邑者不知凡幾人而題  
名記則自古闕焉惻然於中者久之旣而徧採舊志得先  
任宮自和鼎而下凡若干人因脩求其字與行實歷其到  
任遷官俾後之人得有所考以法其修已愛民之實灼然  
可據以懲夫利身肥家之計歸以是謀諸尉胡君琬幕吳  
子鳴鳳可訓張君昂僉曰可盍壽諸石以垂不朽故勒碑  
爲題名而虛其左以俟後之君子云

尉廳題名記

虞世愷

令尹秉毅蒲壁寄命崑城天子必設監史以佐之掌其邑  
書契版圖者之貳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其表慝而  
諧和其難職綦重也故兩漢稱左右部六朝置法曹唐宋  
皆士人擢第授尉起家累官宰執名公鉅卿屢見於史事  
若牛僧孺婁師德宋璟其著者也漙自宋冢宰周操爲尉  
作土惠民其拄笏軒吟傳美雞林而題名實闕焉故嘉靖  
志逸其名於府志以補之表表者而軼也泯泯者又何若  
耶弔古愴乎有梅仙香尉之遐思也渭南王公鑑來蒞茲  
土爰考古遺紀姓氏于石以昭來許遙望雉潭錦沙爲瀉

鴻灘可也

安老坊記

宋 呂 發

淳熙八年春二月淳安新作安老坊處邑民聚觀合詞交  
贊謂非吾令尹孰暇爲之乃相與求文以識其實昔在崇  
寧間詔州縣立屋以舍鰥寡孤獨及病疾者吾邑蓋嘗應  
詔矣宣和盜作燼于火因廢不復紹興中故丞相曾公來  
爲宰載圖新之顧舊址比於市區熱隘喧囂會謂弗宜乃  
改築廣明寺之旁人又以其迥僻樂至者鮮隨亦圮撤今  
令尹陳公究知興葺便否之端乃度地於邑郭之西弗翬  
弗僻爲屋二十四楹旣植精緻窓戶明梁垣墻庖福牀几

器用咸備罔缺乃額之曰安老惟令尹之字吾民三年于茲矣憫怛仁厚之心始卒不渝積誠所孚人用信檢意有所向謹趨之故能從容談笑而事無不集其大而尤先者固已粲然畢舉矣又以其餘力起茲廢曠俾年運衰耄及窮悴流離而無所歸者咸得以庇其軀而奠其寢處上以彰崇甯之遺憲下以竟瘖老之天年一舉而二美具昔孟氏嘗論古之人其能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今是坊之置否于吏責信無所加損然能推吾老老之心不間於貧賤要皆有以全安之其與夫徒以厲民而峙儲自營罷不及事而朱墨是因視斯人之轉於溝壑未嘗過而

問焉者相去何如哉抑是役也庀徒慮材致有方略費不  
靡于公力不騷乎私四郊之近曾未及知而工已訖茲尤  
可爲難者故併書之以授邑民俾刻柱間

安養院記

宋 石宗萬

邑之西郊舊有安老坊規模苟簡隨即摧毀閱時浸久漫  
爲瓦礫之場姦民結廬其間聚博爲盜邑人病焉宗萬到  
官甫暮營度材植創屋凡十楹堅壯可久器用悉備易各  
安養院使孤老篤疾之人咸得居之羣居不力之徒非經  
邑官陳者不許輒入募道者江如海洒掃未幾有彌陀院  
道者童師總入僧了勤捨仁壽鄉田五畝回向院僧支久

拾太平鄉田十畝又得安福鄉官田三畝二角永平鄉沙地一畝一角凡歲收穀一千三百二十八斛米一石五斗錢六千八百文絹五疋創置砧基付西隅官汪萬石收掌官爲催理命轉教寺僧師亮稽其出入以贍洒掃且脩修葺之用竊惟鰥寡孤獨仁政所先字民者容不加念今蠶椽之立僅蔽風雨而窮陋之地歲比水旱濟養之資恨未能辦姑識本末以俟來者

社稷山川壇鼎修記

宋 羅 願

士有生于五帝之世而見祀于今禮有隆于三代之時而不廢于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義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自

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士正有虞氏之穆世獨相與社而穆之見于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噐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間不敢有所變蓋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自邱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殖穀之能其神不泯屬之以雨暘寒燠無不得其時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爲事君之法因夫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不職者不得免則等而施之以爲馭臣之

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救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于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彘牲而出境有功獻於是有罪戮於是如家人父子出告反面而從事于庭內非以是爲希禱之與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重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于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福而已見其禮而知其政職是之故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



古詩於官府者然後以爲政非穀于社而降之若是者神  
國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威藏事存于有  
司者然後以爲禮鷄鳴而行事未明而寤若是者民亦不  
知也且夫耳目之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况所  
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變  
則其說旣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于  
社者甚略也然據其存于今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  
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敬至于  
今者賴其力爲多而前世遺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  
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擘來爲瀘安縣

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  
月檢察之君子是卽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壇于南山之  
麓表山川風雨雷師之壇俱伐石治之且爲屋者三以待  
事築壝七百丈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七月上戊旣成而祭  
請于願願爲之言曰夫壇壝之置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  
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載也  
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私心以爲迂遠于事情  
况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  
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後世始爲  
僊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敬承先哲而知奔

奏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廉誠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爲義役類有意于民者因而推考古者社稷之誼以今之良有司爲將有取乎此也

社壇齋廬記

宋 虞 統

古者祀天于郊祭地于社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伸地道也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之千里之國百里之邦教民之報惟社事而已社事壇壝大禮必簡非若瞿曇老子之宮璇題藻井重檐刮楹聚中人十家之產以窮精極侈于土木也有邦十者春秋二仲葦葦一祭如操豚蹄以祝甕窶其禮微甚然而風雨明晦慘舒不齊必設齋廬于北牖以

待事雖慮之至亦敬之至也涪爲望邑有民人有社稷而紀綱類摧頽氣象類抗敵守寺所以出政治聳觀聽也然且左扶右頽前屈後偃吏斯邑者期程如火墨朱如繩坐視其陵剝而不治况此社壇越在二里許頽垣敗壁鞠爲荒榛復何暇引眎及之舊有齋廬三間霜歆雪壓日廢月壞吉日維戊有事于此天朗氣清猶之可也或遇陰晦越在泥塗旁風上雨苟告成事而已矣然事三載曉夕勞瘁職思其居一日必葺謂取財于國中之祀莫貴于社也此間鄉井樂歲鷄豚擊鼓飲酒猶知有一飯不忘之意齋廬之下飾壇壝之不嚴爲附庸邦君而乃置之不講可乎

于是封築其垣牆繕修其屋宇周圍有防齋肅有所使後  
之來者常加守護庶無愧于報本反始焉

瀘安縣修學記

宋洪璞

國家設學校立夫子廟極其褒顯厥有常制殿門植戟左  
右洞啟外復露建六柱列置三門禋宗廟神靈之居無異  
所以尊其教也爰自京師旁逮郡邑通用斯制瀘安粵在  
近甸獨不能爾其外之門西臨闔閭湫隘逼窄撫比民居  
無以表斯文之光顯邑大夫日過月謁豈無訊其非稱者  
毗廛相安可不強而有也嘉定乙亥應侯與權宰是邑率  
夫子之道以教其人尊美屏惡政有餘力捐胥盜官賦按

法設籍其家適附門右遂恢拓之尉何侯元壽明且能斷  
實相其事增買近二家之地夷城就平於以立門悉遵式  
程橫廣七十有五尺視昔五增其四設榷極以止行者文  
物煥奕邑人慕用欣欣然天下之事其合也以時其成也  
以機不際其時不契其機昔之君子固有不伸其志而去  
者矣時至而機應事之所由以濟也今幸宰尉俱賢非其  
時乎事與時偈非其機乎得其時乘其機人大和會乃盡  
葺固陋之習而新美之先是直南居民有樓蔽障遐矚諭  
之撤除以豁面勢之雄羣峰環峙如拱如揖且通其隙地  
以整齊禁墻傍戟門設三壇峙杏汨桂殿庭廊廡頽圯者

葺之葢瓦給磚折缺者補之說經之堂肄業之齋曠如而  
增明邃如而愈深更定其名取孟氏設教之言以叶夫子  
四教之日庫貯器服之用籍稽糶米之入皆有掌焉牲殺  
察其庖齋宿精其舍而祀事加敬且正顏孟西向之位謹  
其關鑰以時啟闔經始於丙子歲之正不閱月而廟貌變  
宇莫不應法仲春乙酉朔乃率諸生行釋菜禮濟濟就列  
觀者感動深維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明三綱五常之理以  
扶持之非我夫子誰賴崇天其制極其褒顯有以也夫而  
讀夫子之書者夫子之訓反身思誠以發明善之端以體  
爲人之責庶其對越無愧也竣事三省更以自勵焉

魁星樓記

何夢桂

魁星樓蓋取北斗第一星名也魁居斗一爲天樞樞所以旋斗杓而行乎周天也志天文者謂斗璣璣四星皆爲魁號不同而其爲魁首義一也然則取以名樓何也樓爲邑庠作也作樓以魁名以崇科目也何也繇唐宋以科目拔擢天下士其名在舉首者率曰魁大廷親策曰廷魁省闈奏名曰省魁由三學選曰舍魁由列郡薦曰鄉魁其他大小科異等六經異議各有魁惟廷試及第爲天下魁淳祐丁未廷唱亞魁庚戌廷唱大魁蓋皆邑庠魁彥也以其在人爲魁名在天爲魁象故特書魁星樓者昭其名也或謂



於古無證非也考之史志謂太微六星爲三公少微四星爲處士奎爲武庫壁爲圖書是豈天降地出以得此名哉亦爲星家追步舉而號之云爾苟跡其故則知魁星樓之不爲徒名也至元丙子寇毀官舍民廬俱燼惟邑庠巋然爲魯靈光事定僅能補葺宮墻而樓久化爲荆榛耳磔矣大元以武功定天下固未遑事科目然德音屢降所以嘉惠學校者備至餼之廩而蠲其科役士莫不彈冠結綬以幸明時之嚮用也線君榮來尹茲邑實董學事每奠謂事畢與章掖周旋親履故基有志興復焉越兩年政明訟簡吏肅民恬爰始規畫首輟已俸以倡且寅協贊襄乃剡筆

灑酒登進諸生而論之眾莫敢不敬聽度力相役有差經  
營於大德戊戌之某月落成於己亥之某月有鼓譟鳴育  
鐘於論著佩朋集登斯樓也舉觴相慶且幸斯文之有所  
託也闔辭請曰盍記諸尹日記之或曰盍新其名以改視  
易聽尹曰名固舊也仍之乃屬何某爲之記使執事者就  
請焉揖之進而語之曰夫魁之麗於天也豈直借其名爲  
一樓觀美哉斗爲天之號令於以斟酌元氣運乎四時故  
其行一周十二辰歲建十二月其軌度有常則五氣不失  
其序列曜不失其經民物不失其理觀文察微斯可以候  
機祥而占吉凶矣然則魁之所主豈不甚重魁之所運豈

不甚大矣乎故魁所以總七星而爲中天之樞也學校所以風四方而爲萬化之樞也推其極致蓋將齊七政平泰階躋至治何莫非魁斗之功用則亦何莫非儒道之利澤哉茲蓋尹君作樓存名之微意也二三子拱手曰命之矣以復於尹尹善而起曰且哉請遂爲記

新建朱文公祠堂記

元王儀

延祐六年十二月鄭君爲尉于建德之淳安首謁廟學而朱子則未有祠也乃相學之東偏飭隙宇而新之載廟載巖像設辟穆暗者企敬旣成告于邑之長令率僚吏十日舍菜以奠焉俾其子玉以書來曰淳安古歛之東鄉今雖

屬旁郡然距新安不二百里朱子之沒僅百餘年所謂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者此家君  
建祠之意幸得文以記之儀辭不敏而書狎至則復之曰  
孔孟以大聖大賢力扶斯道六經論語七篇之書可謂深  
切著明矣卒不能振文武之澤還盛治于當時無他有龜  
孟而不見用也然而後世猶賴其書之存時君世主有能  
舉而行之隨其淺深必有治效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泯也  
文公朱夫子當宋乾道淳熙之間集關洛諸儒之大成以  
興起斯道爲已任其爲學也自夫無極太極之與陰陽五  
行之運天叙天秩之紀萬事萬物之隳往來窮通之變廢

興存亡之幾無不究極其原而發揮其趣其爲教也必自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入孝出弟之方以至千窮理正心修身而達之家國天下而極于天地位萬物育可謂盛矣而其身乃不安于朝廷之上退而與其子弟呻吟講習俛焉寓微言于遺編殆與孔孟之不遭一揆可爲當時惜也皇元奄有區夏投戈息馬卓然信先生之學表章四書以教天下列聖相承光明緝熙至延祐之初詔興多士凡所試藝一以朱子之說爲宗于是王宮國都以及閭巷外至窮荒海裔政化所漸莫不誦其書而學其學可不謂大幸與故凡孔子廟學宜皆有祠以奉朱子而况淳安之望紫

陽爲甚近則是舉也可以書矣邑之學者進拜先生于祠下既肅然動其心顧而誼吾文則知幸生有道之世宜交慶而更相勵也昔熊君可量爲江山尉首修邑學朱子記之謂尉以捕盜爲官苟食焉而不贖其事則亦足矣廟學廢興豈其課之所急哉熊君乃能及此是其知興材爲何如耶鄭君有之矣君名千齡字耆卿先生闕里人也玉方篤學修聞益昌其家謂儀亦居先生之里而從事于先生之學者故屬以記

新修三祠堂記

姚鳴鸞

祀孔子于學道所宗也孔廟之外復有祠祠之者人品不

同而皆有得于斯道之功用涪安之學世稱多才鳴鸞將  
明命來牧于茲考諸載籍元延祐間尉鄭千齡創朱文公  
祠于學東偏而名宦鄉賢故皆祠今或久廢而鞠爲荆榛  
或湫隘不足以容俎豆因陋就簡無以妥虔甚非所以稱  
德意而其職業也乃謀諸同寅邵君洪學師余君坤黃君  
講朱君韓而新之尋其遺址度其位置之宜并列爲堂者  
三以其中祠紫陽夫子肖其像南面配以融室錢公時而  
下四先生東西相向焉左則祠漢太守賀公齊而下各宦  
凡若干人右則祠晉尚書僕射方公操而下鄉賢凡若干  
人其主皆南面各以年代先後遞列焉經始于甲申之夏

竣事于是歲之冬木石僦甃諸材以漸而致新故互用不  
歛之于民斲礱塗墍諸工俟隙而興差僱並役不以妨乎  
農故且作且停而歷三時之久也既成合萊邦人士聚觀  
咨嗟欣羨僉謂百年曠典一旦復興不可無記予惟紫陽  
夫子集濂洛之大成績孔孟之正統註釋羣經折衷衆論  
統宗會元洙泗以還一人而已雖爲閩產而其先出于新  
安淳安之西境也先生不忘爲新安人則淳猶鄉國其有  
祠焉固宜且錢融堂黃警齋方蛟峰商素菴皆日識高學博  
立言奇偉而典則制行超卓而端方足以爲此紫陽之羽翼  
享于紫陽諸先生從而與享之宜也顏其堂爲道學淵源



情斯稱矣名宦諸公或茂建事功而澤施于當時或不求時譽而思興于去後世遠而舊游猶有耿光則皆曰古之遺愛也鄉賢諸先生或推善及于人或獨善而見于世人亡而典刑于是乎在則皆曰後人之山斗也嗚呼秉彝好德人心所同高山景行可行可仰知有道學之源則當思所以志道知有遺愛之思則當思所以得民知有山斗之瞻則當思所以立身事事而學之人人而思之使善之在人者悉有于我則由一鄉而一國而天下而非止一世無待求之于他也吾故作三祠以爲興起人心之具將與斯世斯人共滋于道化之中書之于石庸以自勵亦以勵吾

同志焉

重修鄉賢祠碑記

謝鼎元

古之建學所以爲教最詳而其所以感人無所不至凡以樹風聲而動人心非獨鄉射飲酒養老尊賢之禮則然也而併及其鄉賢士大夫躬行君子明道著書之儒相與刻石銘功以厠位于聖賢之旁而俎豆其人于不朽非以飾觀聽務虛名也以其流風餘韻足以感物興懷而動人則效之思使夫賢者有所企而及不肖者有所慕而勉其子孫有以紹其父祖而其仕宦往來之過謁賓客過從之憑吊有以覽其山川之人物而興起其徘徊希慕之至蓋達

遶而有矣今茲癸卯余就教于涪九載矣始至謁孔子廟見其殿宇宏壯穆然有以知其祀事之修旣而旁謁朱文公祠其左爲名宦右爲鄉賢以祀其邑之賢士大夫上自晉時方操以及唐宋元明三十九人予低徊久之不能去惜其祠宇圯毀不治也及讀縣志攷其遺行卓然者不少而其大者若皇甫侍御湜以竒才盛名爲昌黎弟子方狀元逢辰錢融堂時以道學著于宋而明若商文毅輅以三元宰相勲高當世名聞天下又有胡徐兩尚書同時並起其他或父子兄弟代著金紫或以賤貧躬行有君子之風皆以在石一時馨聞千載出爲名宦退足師表彬彬乎與

山川相表裏故其子孫或盛或微然大約根深而未茂以文章科第嗣其家不絕若近時商文毅公之後進士民宗應方伯之後舉人爾嘉方尚書之後經魁際泰以及程泰議方副使而後若諸生方培元程士宏等皆以蜚英衿佩嚮往宮墻予謬叨一日長時爲之說曰先祖有美而弗彰子孫之事也鄉有高賢而不加禮焉司鐸者之責也諸生闕閱華胄盍更新諸以志守先待後之盛因設簿勸募不憚時誦舉羸維時邑侯趙君欣然捐俸嘉與有成諸先賢後昆量力樂輸諸生殫志經營凡其爲費若棟梁幾植土石幾何一皆踵事而增華不勞而事集也及落成往觀則

見夫座位之莊嚴堂室之軒朗牆楹之整潔直與喬樹菁  
蔥遠山出沒交映於春風秋雨之中而使先賢有以棲其  
靈後人得以肅其觀其爲風勵豈不多耶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諸賢嗣以之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則予  
仰止高山低徊不能去矣是後也垂訓式教敷貢歷代之  
典章而因以上承先德下詔來者蓋一事而三善備焉宜  
乎諸君子之務義終事也故余喜爲記之如此

後漢開國公方儲碑記

張 旉

古者六羽駕鳳之君九翼乘龍之帝莫不尊賢以命秩崇  
德以命賞授之以表冕斧裳錫之以山川城邑因官以得

姓因地以賜氏遙源浩蕩渺天漢而靈長層嶺鬱盤拂皇  
圖而峻極我遠祖房實爲黃帝右相封於房陵我祖方雷  
爲黃帝左相食於方邑並忠肅恭懿俱宣惠慈和方氏女  
爲帝妃作配龍顏是名女節元膺鳳歷降生少昊自是方  
明駮乘其風力而齊驅方回絕塵與巢由而合契相毗夏  
禹有蒙輪舉鼎之雄叔贊周宣有斬馘擎旗之捷振瓊名  
於秦室賞流譽於漢京望以儒雅標奇雄以清高挺秀至  
於渾金璞玉紫貝文犀鷓鳳五色之毛麒麟九斑之角蓋  
繇綸史冊何代無英豪哉君諱儲字聖明本河南人也屬  
新莽篡逆漢德陵夷鷓毒黎元梟殘縣屬里里黔首畏杞

國之天崩蠹蝨蒼生愁厯陽之地詔公之祖漢大司馬長  
史汝南尹紘因官吳中避地江左子孫漂寓遂於歛之東  
鄉居焉珪璋徙巘皎潔之性不渝蘭蕙移臯芬芳之氣猶  
在公地靈蘊度天俊標神劬而英明長而溫潤驪珠湛月  
精彩可以照人蛇劍連星光芒可以耀日聰明視與睿知  
窮幽孝感通靈忠純映俗天意人事得之于自然風角鳥  
占合之於精道丹陽太守周歆舉公孝廉漢帝試理焚絲  
衆莫能解公拔劍斬新天子壯之晉王后之摧膽壯氣彌  
增蘭相如之睨柱雄心不撓較其優劣差可同年又舉賢  
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冕錯高第未足錙銖仲舒甲科

何曾慷慨體國安人之術緯地經天窮微盡妙之端鬼出  
神入除郎中補章句令民有野失農器訟諸府司暗知賊  
名盜者首伏陶士衡之察擲季子長之鑿桐梓潁川二母  
之男識臨淮兩人之絹帛足云也俄除阜寧陽翟二縣令  
遭母喪躬造墳塋手親栽植松偃翠蓋屋尾拂雲栢聳香  
爐鯨鱗罩日萬株蒼鬱訝褒谷之贊生百餘蕭森擬鄧林  
之挺秀青鸞萃止錦羽振於喬柯白兔馴遊瓊毫祭於幽  
隧固知地生白璧彼有人焉天賜黃金我無慚也俄除太  
常卿兼洛陽令封豨縣侯食邑三千戶靜以鎮俗緩以濟  
時吏不能欺人無敢犯昆吾之劍入手切玉如切泥秦王



之鏡在懷見心併見膽時功曹無狀譖構異端殺奴寺門  
將行誣謗公神襟獨斷親問死屍冥道相符具得情實姦  
人惶懼叩首請罪昔符駢水馬驗此神明張舉灰猪事同  
兒戲圻甸清肅朝野驚嗟趙廣漢之擒奸雋不疑之摘伏  
不足逮也夫何漢和帝有事南郊訪公得失公以爲卜日  
有變請更擇日上堅意不從巾車速發於時天清氣朗露  
廓烟澄帝郊將還責公欺罔公喟然嘆曰抱公忠之忱被  
欺國之謗甯殉忠而殉節不苟存而苟亡有殺身以成仁  
豈貪生而辱命飲鴆而卒驚鷗仙遊須臾黑風厲颶白雨  
滂沱水類馬頭雹如雞子霹靂烈缺吐火而施鞭礮礮豐

逢飛砂而走石車騎人馬死者千餘馳驟問公稱其已沒  
嗚呼人主不信杜恕刳心以自明太子失言田光刎頸而  
懷憾珠玉可碎而不可奪其真蘭蕙可焚而不可移其馥  
凜烈之操不其然乎骨鯁之誠未之有也天子臨朝洒涕  
痛惜憾不假以三權委以八柄而梁木斯壞高臺忽傾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信矣公預知休咎逆辨吉凶至若京君  
明之襟占郭景純之說卦齊甘公之星象鄭裨竈之天文  
介葛盧之牛鳴成武丁之鳥語蘄子訓之起死左元方之  
藏形推步必窮發言誠驗指期克中畫地無差方之於公  
蔑如也有制追贈公尚書令賜東園秘器喪事所需有司

營給公生平之日羽駕乘空仙遊之時蟬脫而去咸以公  
爲仙化莫知所歸共建祠堂以時祭享千年白鶴颺颺燕  
耽之壇七日赤龍顧慕陶公之野仙人馭鳳遨遊天地之  
間方氏乘鰲出入江湖之際言談者共聞其語觀聽者莫  
信其言揆之於公知其不虛也南宋明帝欽公盛德累代  
同風降使鍾離景曜以太牢致祭贈龍驤將軍兼洛陽令  
開國公光被子孫榮飾泉壤昔漢封樂毅魏祭喬玄敬有  
功尊有德禮也公之兄開內侯行南郡太守諱德忠烈侯  
丹陽平正五官弟諱儼咸有令名俱藏雄氣五龍之室匪  
劣匪優雙驥之門難兄難弟昂藏肅翼凜凜然若松下之

激清風散岼堅貞亭亭然如竹間之吐明月忠孝純恪宗  
族稱其仁溫恭允肅朋友推其信屬鍾胡犯塞戎馬生郊  
徵拜雲麾將軍辭不赴尙書張林者巧佞之徒也與公兄  
弟素不相協悲夫鳥有長喙鸞鷲爲憂魚有峻唇蛟龍是  
患縱其媒孽恣其萋菲譖於帝曰方氏兄弟惟儼文武最  
優頻詔不來必懷逆節不如早爲之計無使滋蔓遂發兵  
千人頓於界上嗚呼讒言三至慈母猶疑利口一行忠臣  
抱痛二人相謂曰豺狼滿道麟出何之鵲鷄巢林鳳將安  
適天乎難問命也何如於是昆季引刀自刎兩血相合二  
丈餘高鳥獸哀鳴士女流涕日沉黑影水變赤湖天子聞

知牧林抵罪給棺殯殮設廟宗禋血食相仍精祲不昧後  
七代孫方鳳及其子鸞並襲儼祖之風受儲祖之法優遊  
道秘放曠仙踪壺中縮地之方甕裡藏天之術魚游盤上  
嗽酒雲飛龍在鉢中吹烟雨落所居致稔封爲豐國侯其  
縣及石門路各自有廟若虔誠請禱則屢殄於凶渠媒慢  
輕侮則頻移於矯奪齊國樂侯之社聖鳥翔風蜀中江伯  
之神靈犀耀影不足云也其後晉安郡公襄陽太守方初  
器識雄果襟靈爽徹玄孫方釋志尙清白才兼文武筮仕  
晉朝禪將符堅百萬之眾狐貉成羣謙玄數千之兵熊羆  
直進釋乃金犀鏡發觸似蜘蛛之絲鍊騎爭衡掃若螳螂

之臂輪刀陷敵猛火之燎鴻毛舞劍摧克崩山之壓雞卵  
秦師大敗釋之力焉時人比之西蜀關張東吳周魯以功  
拜驍騎將軍散騎常侍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  
晉兵部尚書方操磊落奇節稟星象之殊姿倜儻英雄鬱  
江山之秀氣行中規矩邦國推其棟梁動台經曲人倫資  
其冰鏡僕射孔羣奏稱尚書方操處心正直積德慈仁累  
封上虞縣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方氏所以宗祊鼎盛  
友黨岳立者諒以祖宗積慶稟造化之純和墳塋降麻得  
山川之體勢連崗隱軫青龍白獸之形疊嶺參差朱雀玄  
龜之狀雖穿絕其後而靈爽猶存鑿斷其間而英華不歇

後方郊方幹方巢相繼爲本郡太守崑山聳日玉樹叢生  
合浦沉星珠胎間出諸侯掃道若季子之歸周縣令前驅  
同長卿之入蜀買臣到郡桑梓添榮張季還鄉松榆改色  
無以尙之也隋持節除本州刺史兼歙睦二州諸軍事方  
亮仁州刺史文登公方倫泉州別駕方俶方述等並一時  
偉器四海英髦銅獸分符銀龜繫組北溟鯨化羽九萬而  
冲天東道龍驤足三千而逐日劍磨轉利百鍊不銷玉琢  
愈明十城非價弓聲落鳳映清月以開弦筆陣驚鸞掃奏  
雲而灑翰隋皇歲紀親降勅書鳳皇金章龍緘玉字慰諭  
稠疊獎飾懇勲道合天心不可得而勝言也大唐朝散郎

行潮駕建二州刺史司馬方洮等並宗盟領袖邦族羽儀  
冠蓋之指南縉紳之端石麟生麟種雙鯨呈姿鳳養鳳雛  
九苞相映霜精慨月懷鏡石以鎮心風骨橫秋抱琳瑯而  
耀腋忠於朝野蕭曹丙魏之丹誠孝於邦家曾閔荀何之  
素質袁粲司徒之族貂裘蟬聯揚彪太尉之家台槐奕葉  
或不掃一室仲舉之氣彌高或不赴九徵林宗之志非小  
奉先人之芳蔭不墜箕裘藉昭穆之餘資無虧堂構恐寒  
來暑往漢南之陵谷易遷日居月諸遼東之城郭難久威  
儀可法必紀之以筌跡功業可稱必書之於篆籀陸平原  
之持達盛述豕風韋太傅之忠貞褒揚祖德况我儕公儲



公儼公三人者山岳之精靈也江河之粹氣也拔萃出類  
千載之英雄也裕後光前萬靈之龜鑑也亦如獸中之有  
巨象鳥中之有大鵬劍中之有鏌鋇鏡中之有仁壽玉中  
之有朝彩珠中之有夜光仙中之有王喬儒中之有顏孟  
允爲非常之寶實爲稀代之珍豈可金石之不傳鐘鼎之  
無誌是用雕銘播美式隆黃絹之詞刊玉馳芳聊鐫白銀  
之字俾夫華萼韡韡讀龜版以開心瓜瓞綿綿覽龍緘而  
拭目千秋萬歲知家之所自昌焉又爲之詞曰

我祖方雷公贊壽邱家女名節兮配軒歆御黃帝兮運四  
海生青陽兮歸九州玉葉瓊枝間出朱源錦浪兮分流高

門畫戟兮卿復相翠蓋朱軒兮公與侯其堂堂兮關內皎皎兮若昧進德兮有漸疆學兮無退蒼蠅兮入藩孔揚亢龍兮水兮有悔桂與蘭兮不減珠與玉兮粉粹其彼美兮仙真君明兮絕羣鴻姿兮漸陸鳳藻兮凌雲似菱鍾之韻錫如聚鼎之氤氲居孔門兮有顏閔之令德處周代兮有且奭之元勳其位下兮才高有時兮無命敏知來兮藏往學窮微而盡性論天道兮通神測星圖兮合聖終大隱乎市朝不上交乎權盛其孝乎惟孝元之又元乘鳧遶露駕鶴凌烟龍棄骨而去俗蟬脫皮而上仙時黑風兮震地白日兮昇天其煌煌其烈灼灼其美東吳之精南國之紀潛

此龍於一堂騁騏驎乎千里何天地之不仁遘諂諛兮運  
圯其駮侯族類方氏宗英或製錦百端或題輿十城陸離  
圭璧烏奕公卿邈四海以鷓搏昇九臯兮鶴鳴代積龜鱉  
之慶家承鼎鬲之榮族亭亭而岳立門蕭蕭而風生其植  
翠琰而頌美建鴻臚而篆刻恢廓兮家風揄揚兮祖德墳  
括地而四起樹參天而一色年年歲歲兮春復秋子子孫  
孫今十萬億其

河溪徐氏春濡堂記

方逢辰

邑之西五經徐氏一門科甲構堂於居寢之正以爲尊親  
睦族之所問名於予予爲之名曰春濡復請申其義以教

其族屬及其子若孫俾勿忘余深感其事而然其請爲之言曰自有天地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人有是人則有是心天地於人一氣也人於祖宗族屬一氣也天地之氣無時而不流行則人於一心亦無時而不流通也又豈以往來者爲存亡哉傳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思人心於親無時而不思也必雨露之濡而後見怵惕之思者何也氣之著見莫先於春而雨露又其形著者也

是故春者天地之仁也而怵惕者人心之仁也生之膝下一氣之通喘息呼吸無所不至則是心之發又甯待雨露之濡而後見哉然感物而動則油然而生自有不能已者

春濡之澤滋榮生長無物不然然則吾之身獨何自而來哉族屬本一氣也氣脉本一身也推一身之所自來原一氣之所由則爲人者何獨無是心哉見雨露之濡而後思感物而動者也不待雨露之濡而無時不思者終身之慕也有是心者豈不悚然惕然於此乎故爲之記以授徐氏之子從吾遊者使歸告其伯父伯兄附之祖廟云

古城義塾記

戴廷槐

古之教者序於庠庠於黨而塾於家蓋士之出入詔於里門之三老歲時從其鄉大夫燕射讀法以知養老上功之教詩書禮樂順於四時以爲習故士不於庠序則於塾耳

目齊而心志一成才之易有由然矣後世塾不家置卽庠  
序功令所爲教者升散課藝焉耳有力之家或可擔簦從  
師於遠貧者席門囊橐矻矻治其功業之不暇乃致逐閭  
巷蕩心紛華鮮不易志學無地若此士亦何藉以底於成  
余不佞奉命出宰淳安取郡邑之乘闔之則知有古城義  
塾及暇而登之則當古城之隅青溪之上崇而爲堂邃而  
爲室翼而爲廂重而爲樓侂而爲門寢處庖園之區罔弗  
具焉水火不虞之衛罔弗周焉閉扃以處則塵囂迴隔心  
志寧謚啟扉以眺則溪山環翠志嚮神怡而且丹雘塗茨  
煥然在目余方時以嘖嘖賞以爲是誠肄業會友之區也青

衿輩應子誥元禎元春暨諸生相揖曰此族人朝明義舉以爲諸生聚業之所也朝明既建是塾而又捐田十三畝計所入之租二十石以給貧乏於是方之士咸得羣聚而卒業焉幸公茲來盍請一言以紀之余因有慨於今薦紳大夫至貴顯不過高臺榭豐珍鼎爲一身奉安望其治家塾割已貲教族之人與里之人乎溷俗固儉樸織音若朝明構塾贍工可不謂嗜義篤行者乎聞其先有大祭額及封御史惟昔者嘗建古城書屋以處諸子姓之向學者亦其世染然歟汝諸生淬勵其間務底於成斯毋負此義塾哉

忠介海公祠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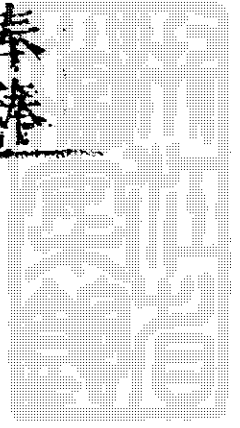
明翁 恕

自光嶽氣分土多特行忠肝義膽者或矜氣節而鮮响  
嘔柔腸慈肺者或狃姑息而少揚激肩鉅任重者或急大  
體而略細務循塗守轍者或拘名位而寡建明繁弦促節  
者或恃鋒穎而傷樸雅解網弛沮者或學縮蓄而乏撐持  
孰有恩斷兼持大小各得緩急張弛並運在朝爲社稷臣  
在邑爲慈父母慷慨論列則回天而轉日優游致理則露  
浸而膏濡如我忠介海先生者先生治道高厚如天地靈  
迭如霆雷明燿如日月卻征輸之利金絕饋送之交際薄  
詞訟之贖屨數里甲之冗費此廉吏事也清乾沒之利弊



摘隱伏之姦頑草不經之淫祠正田畝之疆界此哲更事也蘓里甲之困憊而賦外之征輸一切報罷復流民之故業而賦內之逋負曲爲代完至仁也節僚屬之簠簋而直不敢污裁使客之騷罷而數不敢軼至義也修校閱之武塲禁礦山之盜賊而韓范馳名申聖論之條約嚴保甲之規格而風俗還淳盜賊息響至毅且武也然此亦皆循吏事載在瀋安政事錄中甚備不足爲先生記也惟是申飭所行而先自明其意若曰人秉天地理氣而生各備萬物之理各有萬物之責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以鄉原之道待其身又以

鄉原之道待其人浮沉市名竊取官爵非夫也其自奉俸  
 薪外絲毫不取家僮亦令樵採庭其清閒吏農無事亦聽  
 從農從商撫按查盤舊例陰遺其吏書謂無此則禍且立  
 至先生獨曰充軍死罪甯甘受可為此穿窬舉動耶津要  
 知厚有饒問外官入計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先  
 生獨曰盡天下而不為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  
 而皆為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溝壑也  
 維時都御史鄒公恃權相總制八省鹽政威焰赫甚其子  
 過涪安索夫馬不與非理凌虐先生悉捕按如法大率有  
 司皆窮極淫靡以媚之動費千百時當至嚴嚴屬相戒盛



供具以待先生獨上稟帖曰傳聞所至與憲牌迥異欲從  
憲牌則懼招充欲從傳聞則恐違憲又曰都院出理鹽政  
亦今希濶事畢出希濶令百姓獲希濶之遇可也乃今府  
縣恐以不周致矣百姓不沾希濶之恩反苦希濶之費無  
乃官屬承奉臺下樂爲諛不樂爲直誤認臺下之意與遂  
遷道去不過嚴先生之惠洽濟安而不畏權勢若此此一  
大奇也他如學博南平時叅謁禮儀遵據會典憲綱力以  
其身爲標準儼然以師道自重明倫堂與道傍不跪迎送  
上官不出郭門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偕有司磬折三日上  
臺視學升堂各教職左右跪先生居中挺立諸大夫蹙然

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若院道諸君皆歎服謂當於古人  
中求之其官戶部主事時見世廟或于元修大小臣工率  
道服將事先生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  
職大略在挽回君臣父子夫婦之儉而禁止齋醮天桃天  
藥之謬夫元修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  
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且不能自壽其身陛下何  
猶神其術乎侃侃數千餘言國史詳載是疏出直聲震海  
內無不知海剛峰者上怒詔獄論死中外駭愕獨尙寶何  
公爲司務時上疏力救逮世廟上賓穆宗踐阼詔釋先生  
獄改兵部武庫主事丁卯晉丞尙寶四月丞大理七月轉

左適有暹羅之役奉使回鄉己巳春正月改通政提督騰  
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勅總督糧儲巡撫應天先生乃以  
教南平令淳安興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爲督撫憲約蓋主  
于斥黜貪墨博擊豪強矯革浮淫釐正夙弊令旣布儆乎  
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廉飭賦者望風解綬而權豪  
世宦屏息至移他方避之若別室有冤枉不伸者悉就獄  
決有顯者赭其門第以居聞先生至遂易而勦監造中貴  
素驕縱亦內媿貶損服御各戒其半吳有松江匯震澤入  
海瀕江田畝灌溉弘多已枕潮嚙淤爲陸議濬者屢迄無  
成績民有謠惟海龍王始開耳先生適應民謠而議開不

旬月報竣計費甚省役成而民不勞此萬世利也至今姑  
積民德之江以育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欲寡強施謀  
兼併先生下令令受獻者退還或許贖而勢豪乘此中先  
生矣舒戴給事交章彈論而先生解撫事專督糧儲旋裁  
革以計去先生也庚午四月歸籍家食未幾薦者踵至都  
諫顧涇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望重華裔之語吏部具覆  
屢奉上帝推補御史若詹若龔若樛若王都御史若郭給  
事中若王各具疏薦不逾月推左通政逾年又推南臺令  
都御史未至又改南吏部侍郎舉朝無不薦先生特達之  
才先生應命而起自瓊至蜺蠅家僮皆徒步又自五羊至

上新惟乘一小舟寂寂無知者五月抵任陳治安要機顧  
獨憤貪殘論劾不止因及國初剥皮囊草之律而梅房御  
史遂肆抵擊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三進士  
疏爲足以發舒正氣而維持老成耳先生拜命右都御史  
而有歸志屢疏乞骸骨不允竟以丁亥孟冬幾望日捐館  
留都檢篋止俸金一百五十二兩綾絹葛各一端徵都御  
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捐金治具恐旅櫬亦無資矣夫先  
生微而學博邑令顯而巡撫都臺而蒞官行法如一職遇  
孱弱貧瘠則撫遇勢豪強暴則摧而直已守道如一轍是  
在朝爲社稷臣而邑爲慈父母也論者槩其性甘淡泊有

探薇之風天挺忠貞有叩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然矣然其視斯民由已饑渴恥厥辟不爲乖舜即伊尹奚讓焉先生所至爲枳道瞻望所蒞皆豐碑口祝畱都時有遠方不知姓名者求供帚除三月而去又有率貌先生像以去者學士大夫亦有焚香虔事每事必卜如羅浮葉桐齋者矧先生德澤浹溥士民商賈戴慕彌久構祠而祝宜也恕自髫年景慕聿今幸獲踵後塵敢揚先徽以示來軌是役也始事於署印郡丞黃公洎督工於主簿謝天倫襄其成則署篆司馬王公文煒暨恕與縣丞宋守愚典吏孫應麒學博桂聯奎王同祖陳大成也先生姓海名瑞字以賢號剛



峰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廣之瓊山人

海剛峰先生去思碑記

明 徐廷綬

遺愛之思昉於召南棠芟迨漢史稱何武所居無赫赫名  
去後常見思維不狗名所以思弗諼君子於武可以觀政  
矣今郡邑以去思碑者林立求無愧於碑文所載者幾何  
人若我海侯殆古之遺愛歟其永孚民心去思有以也侯  
諱瑞號剛峰南粵瓊人易直子諒所志皆古聖賢德業以  
名魁署教南平丕著師範戊午夏來令我涪清修勁節與  
民更始移風易俗釐弊肅紀民初焉疑既而翕然信期年  
政遍人和頌聲洋溢至是移判嘉興府諸士民攀轅臥轡

垂泣擁留而侯之駕不可延矣僉謀鑿石備悉德政以志  
無窮之思適余奉簡書便道歸省鄉大夫士暨耆老輩屬  
余記之余雅辱侯教澤又涪民中被德尤深者曷敢以不  
文辭按余嚴所轄爲邑六瀆據上游爲里八十有四計境  
內山陵川谷居其半爲田者又十之三有司百凡支應取  
給於里甲邇今倭變差役派歛較昔數倍小民每充役至  
有傾產者侯始至愀然曰東南民力竭矣盍甦諸嘉意經  
理斟酌區畫皆有成法謂使客絡繹衝疲不堪也損夫役  
節餽贈以省送迎之煩謂料課徵入吏私羨贏也革分例  
禁加耗以杜侵漁之弊謂催科嚴迫困窮靡給也舒期限

緩督責以免稱貸之累歲節賀慶用侈繁儀於是嚴交際  
之防却餽遺遏苞苴而請託無所乘播越流離民間攸底  
於是溥懷徠之惠蠲負逋申播告而逃亡有所定告訐紛  
爭民罹刑憲於是宏欽恤之仁輕箠朴減紙贖而冤濫有  
所控文獻自昔科第蟬聯時丁廢設是以有振作之興精  
課試優激賞而士儒爲之競勸櫛是創始兌而允宜南易  
否乘是以有修復之舉崇規制設宮牆而文運爲之挽回  
教場亭榭湫隘頽頹武備就弛是以有創築之工闢區宇  
時練訓而緩急爲之有備至於建社學以教子弟浚濠渠  
以通水利編保甲以備不虞罷訪察以安良善發虛儲以

賑飢乏凡設施措置如政事錄所志更僕不能悉紀若夫  
時之弗便有志而未行勢之所拘將爲而見撓者則當於  
侯之心求之蓋侯以仁愛忠誠之心而勵清介節省之行  
布平易豈弟之政舒徐優裕若慈父母之育赤子焉煦煦  
然不忍傷故民於侯之未去也若赤子之慕慈父母焉  
依然不能舍既去也若赤子之遠慈父母焉皇皇然無所  
歸學者思其作養賦者思其均平後者思其簡便訟獄者  
思其矜恕困乏者思其緩撫流移者思其安集利有當興  
害有當除者思其幹濟之才困於姦究屈於豪武者思其  
禦輯之威君子曰於海侯可以觀政矣雖然侯之政在吾

清者百代而爲範，侯之澤在吾民者百年而未艾。侯之心在民所未盡，諒衆所不及知者，足以表天日質鬼神而無愧。是故有字惠德，有孚惠心，不市名而名垂不朽，百姓永受其福。而釋忌勿諉，甘美所說，何武有光哉。僉曰：然遂命詞，闕以昭令德，以風有位。

易菴記

何夢桂

文昌山水爲東里勝，何氏家世其間。前瞰雙溪，後枕三阜，湍流清泚，林木鬱蔥。其人端靖樸茂，有清古風。三阜中間，盤旋成谷，深可六七里。清泉曰石古樹，幽花藐在人世風雨外。潛陽子廬於谷口，廬西偏穿徑道，山盤屈而入，遡澗

可二百步豎橋三阜間下俯清流跨澗陟山西南轉紫迂  
而上有山巋然前踞後臺中若鳴然貫遠數畝築室三間  
匾曰易山菴衡楹二十中爲潛陽子居游之室翼以兩齋  
四面闢牖右貯書史左置牀榻四時徜徉俯仰食於斯息  
於斯詩於斯酒於斯學於斯得於斯且將老死於斯蓋不  
知穹壤之高下寒暑之推遷也暇日隱月嗒然而起虛室  
坐忘吉祥止止於是招青鸞引清泉呼松竹侶魚鳶與之  
語曰余與若居三載矣若知吾易菴之趣乎異哉吾知易  
乎義不能畫文不能豕姬孔不能贊吾俯仰取之無不足  
吾以強名吾菴雙扉闔闔乾坤兩關一闔一闔復垢中間

位坎離而左右乘震艮而往還然未足以盡吾易之妙用也至於雲霞聚散烟雨陰晴水月吐吞晡陽出沒山光泉色隨景變態不可名狀而又古松老杉脩柯蔓雲如龍蛇夭矯叢蘿蔓薜掩翳蒙翥鳥巢其間呼鳴啾唧飛泉瀑布下濺危石霖潦則怒號如雷霆潏潏則鏘鳴如環珮琴瑟樵逕出半山仰望如在雲際耕鋤晨入樵牧晚歸眇在蒼烟細雨中髣髴如畫前畝後谷但聞人聲隱隱飛落半空凡此皆天地間自然之易也景物無窮千態萬狀不過一陰一陽往來變化觸目會心何者非易吾以一身窮年儻蹇不出是問吾將以天地爲一室日月爲兩戶衆山爲壁

闢萬物爲徒御其能著於還堵之內如蝸牛蟻蝶自認以爲已足乎或者不察吾言謂其大而無當往而不返且驚驚怖以爲荒唐誕謾也夫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目有趾同歸其中而不知道者衆也使其不以吾言爲荒唐爲誕謾則天下之知其道者回累矣吾將大而小之往而復之則又入於無所紀極而人下愈不可知矣雖然余妄言之而亦妄聽之矣吾將歸來乎無有逍遙乎不測浮游乎環中以爲之室無門無旁無處無入大包宇宙絀入芒芴凡吾生死窮通靜語默不出其域此蓋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也至此則不惟或者不



知吾欲知之而亦不可得矣道德經曰天地中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意者天地其知之乎係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意者聖人其知之乎問諸天地天地無言問諸聖人聖人不答言吾欲言而終忘吾言矣或者不得問拱默而退姑記其事以俟來者潛陽子不記姓氏或云派出先天庖犧氏名之曰復濂園子字之曰天想歲在強圉赤奮若夏五望潛陽子記

玉泉記

余光遠

屏風巖之麓羣山萃集林壑盤紆其崕谷之委會則泓然爲塘俗所稱井塘者也方廣盈丈白礫布底平瑩澄澈可

鑿毛髮泉自下湧出如貫珠如噴雪纏繞不絕以其色似  
玉也故名曰玉泉夫物苟無利於世則雖有可觀不過供  
一時游入賞玩而已矧茲泉伏處窮谷中舟車西賈四方  
賓客之所不至非其功實有昭然耳目間者將終蕪沒於  
荒榛野莽與行潦伍耳烏能俾尋幽探勝之士流連而不  
忍去乎蓋玉泉之有功能於人者二涓流感沸冬則溫夏則  
冽鄉之人環列而居朝夕取汲雖亢旱未嘗或竭也且其  
餘流旁瀉於石礪邨外田數頃皆賴以灌溉玉泉之爲人  
所寶貴者豈徒以其名哉人之觀斯泉者當知其功之有  
以及物不徒羨夫清瑩秀澈可以滌煩而洗心焉則得之

矣

好古堂記

毛際可

青溪吳子斂中字求一搆崖數楹爲令子孫讀書之所欲以好古題其堂因其名與字而取義也康熙丁亥夏介竹烟巖北侯請正於余竊謂夫子以生知之聖而猶殷殷於好古蓋古卽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道統而好卽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心法也吳子世爲右族少工制舉業所居園林水竹映帶左右乃不爲燕閑遊息之地而策勵子若孫於學此其志豈易量歟他日夫子又曰信而好古且自比於老彭可見好古爲作聖之基其德益懋而辭益謙也

然相傳老彭年七百餘歲好廣覽古籍以教大夫及士庶人雖老不倦余年甫逾杖國而衰嬾廢學所好惟在園林水竹之間對此又爽然自失矣

三老亭記

吳欽

亭以老名誌壽也老有三宗長貢良與弟貢理貢倫也作亭者誰理之子潭良之子光倫之子津也三老出吾潛長樂鄉瑯琊山川綿邈鍾其靈者多壽考良九十七理九十五倫九十八皆以高年而沐朝廷之冠帶者也潭亦以壽得官與諸昆季追思三翁怡怡友愛其平居游息咲語之所杖履儼然遂立亭而顏之曰三老也鄉之人述其事以

告予且請記予曰異哉三老之壽也善哉斯亭之名也嘗  
讀少陵詩以七十爲古稀有况壽逾九十者乎九十而鄉  
得一人焉已爲僅見况同懷而同稱上壽乎者英之會名  
在香山者九名在睢陽者五彼皆異姓之所聯視三老之  
集於一門者何如也昔齊桓公出見畝邱之老問之曰叟  
年幾何答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夫以八十餘歲  
之老動人嘆賞如此如三老年幾期頤尤宜其爲鄉里之  
所翫禱而予亦樂得而記之也我朝深仁厚澤躋民仁壽  
者二百年於茲溘雖僻在山邑而瑯瑯世德發祥徵爲人  
瑞則予之記斯亭者且藉以鳴國家之盛并俟後之觀風

者采焉

重建石山菴記

余朝鼎

石山距予家數十武巉崑壁立迴峙下流憑高四望  
層城之飛閣如霞雙澗之澄波似練供奇獻巧景苑  
一狀山故有庵久漸傾圯明季予兄弟讀書其中謀  
新之名賤金權子母利而邵友其貞季父國望暨弟  
姪輩多慕義樂輸焉既而兄見龍卽世兼之兵燹類  
仍未可以集事遂度閣不理者數年恭逢我

朝定鼎削平海內民物熙恬一時琳宮梵宇雖僻處窮鄉  
豈不沾濡於維新之化矧石山爲邑治下關而山之

有庵固予族香火所久繫者哉爰於庚寅夏鳩工及冬而竣事費不下三百餘金計前所息者已乾沒無存各出橐中襄成之前楹奉關帝中設諸佛道場兩翼皆潔淨可爲書舍匪云觀美蓋藉以繼予兄之志而樂與同人共始終之耳抑自今以往有讀書是山者振山川之秀發文章之光或踵事而增焉是又予所深望也夫

重修文獻名邦坊記

劉世甯

坊表之建意卽古者樹屋聲表宅里之遺模與其櫛比相望雖各屬一家而或係於一邑以昭人傑地靈

之盛厥初以木其制儉後漸以石其制汰惟其儉也  
故一雋之獲必羣萃而立之自建五丈石而加之雕  
文刻鏤或于指竹木千頭然後輾轉邪許以上是以  
難乎其爲繼而式閭彰善之意亦因以漸弛矣若涪  
邑之以文獻名邦豎坊也有古意焉立之標準其制  
公也非私也其質以木無槩斬丹雘之勤其設在麗  
譙以前其規始則明令泰和蕭公元岡而其書棹檠  
者名筆也更滄桑之變風雨漂搖者數矣而此四字  
巋然靈光若有神物護持之過斯邑者往往臨摹以  
去稱勝蹟云余惟文獻足徵於是觀禮詩之言老成



典刑卽獻也。文也。傳之言事者老。咨故實亦獻也。文也。太史公之言藏名山傳其人亦文也。獻也。韓文公之言存則人亡則書亦獻也。文也。何代蔑有亦何邑蔑有而獨以是名其邦人亦無有以言大而夸相訾訾者。蓋匪直文毅之三元宰相接武沂公而唐之皇甫稱韓門弟子宋之蛟峰紹程朱緒言皆對策第一者也。融堂妙悟潛齋詩歌以逮元明之交而魯道源徐大年章率能近文章砥厲廉隅有儒者之規爲焉以故積水成淵至明中葉如原之仰浦而益大壇壝坊表東西極望信其爲文獻林立之邦而稱斯名也。

可以不愧矣。日月既久，技擢俗壞，余仍其舊貫，扶以大材，爲蓋障之，使不憂旁風上雨。而邑之人士，如方聖方正王大乾，何其灼矣。大成洪鳳臨，童如璣魯，變表何儁，何學海，董義形於色，周爰執事，凡浹月而潰於成。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今既爲之後矣，獨無有高岡之鳴噓哉，而誰誰者起而應茲地靈以競爽前哲乎？余拭目俟之矣。

重修涪學碑記

成廷楫

涪爲睦州名邑，山川靈淑，代鍾偉人。是以曩時澤宮較他邑特爲宏敞，並後興廢屢更，規制漸失其舊。今

皇上崇儒重道亘古未有天下之澤宮曷爲一新况理學  
文獻如斯邑者而可任其頽敝不益爲修復哉構以  
菲材謫膺教職於雍正六年蒞事見學中齋舍盡圮  
絃誦舊地鞠爲蔬園仰瞻大成殿明倫堂雖多剝  
落規模猶飭尙可需爲後圖及每口清晨上殿焚  
香洒掃漸見棟梁盡爲虫蝕椽傾瓦泐甬漏如注殆  
涉涉難支而明倫堂前楹則竟蕩然墜地若雷轟電  
擊心竊危懼每遇風雨輒爲不寧因於七年四  
月狀白修葺幸遇郡侯張公上體

聖天子作人至意隆重學校力爲仔肩除割俸外設法經

管得費若干俾楮承令奉後遂轉任諸生及敦事者  
鳩工選材吉蠲興作其堂門齋舍全整於八年之春  
三月殿新於秋七月兩廡圍墻修之築之或苦益或  
墜塗皆以重陽後數日竣工至於焉大像則重飾焉  
棧題則重繪焉殿堂則重丹雘聖焉是後也計經  
始迄告成凡八閱月工雖鉅而費不煩焉草畫飛繪  
與嚴翼瞻仰之餘儼如登闕里廟堂親車服禮器向  
之憂危頓釋而絃誦亦可安矣楮奉職無狀敢後爲  
已功惟不敢忘張公雅意振興與各守土者伙助之  
力宜勒石誌不朽至若諸生贊畫幹事勤勞例得附

言相俸嚴州府知府今陞太常寺卿張公諱芳邑令  
王公仕源姚公夢鯉董公懿司訓沈君紹淇縣尉曹  
君銓襄爭諸生邵劄敦事公正陳宗器鄭迪君  
紫陽書院記

劉世甯

古聖王之造士也自閭塾黨庠州序以逮國學其法  
甚備秦漢而後或闕矣士大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  
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卽於其所唐宋以來或  
因朝廷賜書或因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所在敬  
業樂羣因號爲書院相沿日盛鹿洞嵩陽嶽麓石鼓  
外其稱名者甚繁瀘雖一邑而蜀石峽名賢有芳

規青溪賓興長吏有勝蹟也其得人有時過於學校  
譬猶軍家選鋒別爲一隊而更加訓練宜其精銳無  
前也我

朝列聖相承各省有書院

皇上御極之初卽頒

諭旨慎選生徒肄業其中并令酌仿朱子白鹿洞規立之  
儀節仿分年讀書法予之課程卽小州下邑聚英才  
而教之莫不惟朱子爲宗師朱子產於婺而涪爲  
歛之鄉去新安不二百里其後裔分居於涪先河  
後海川之義則然涪人之祀先生有由矣予一行

作吏崇獎興懷欲俾邑中德造深濟其味而極造其  
旨若君肆之有成謀於學博袁君以爲然於是捐俸  
爲倡眾相勸助遂於澤宮之旁前令楊公廷傑建義  
學之舊所破礎頽垣僅有存焉者易其舊而新是圖  
闢三月告成疎櫺洞啓學舍共二十四座周遭以垣  
面南有門匾曰紫陽書院遴士之懋勉藝訓者麗澤  
依之夫亦曰令者民之師帥不施啓迪而惟以治之  
是有帥無師此則區區之意所不容已者一時捐助  
學田投牒踵至共若干畝於此見懿德之好人有同  
心矣嗟乎人心陷溺而道學不明僉達者旣目爲迂

腐玩愒者復憚其煩難斷輪發塚之喻所以起於莊  
周也顧當口學規具在自敦倫修身以至於應事接  
物皆布帛菽粟之理人人當知富行人人易知易行  
下學之功在是上達之效亦在是得之可以希聖賢  
而失之即無以成其爲士至於文章亦經國大業古  
之結誦詠歌納言而颺之其去業文也無幾而成材  
迥異若使文以行合而本忠信以出之聖門四教豈  
其偏廢涸地溪山環疊英賢輻輳至今故家弟子豪  
於文者不乏詎俾昔人專美於前詩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余於扶輿有鍾靈毓秀之思焉又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余於多士有紹芳踵美之望焉明體達  
用有志竟成余其歌薪樵棫樸之章以上佐

聖天子作人之化於萬一矣

修城隍廟記

劉世甯

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設險以守有國者類然後世遂  
祀之爲城隍神隍卽池也取周易城復于隍名之也  
涓故有城與地記云賀齊所築而其後燬遂不復有  
城之屏之翰爲岡爲陵而所謂池者亦無待鑿之使  
深取前臨新安江水以當之左繚右洞與岡巒相起  
伏故涓之城隍卽山川也國主山川其神益尊則其

廟祀亦宜肅今其廟在縣署東義井之上有司履任  
之初心齋宿然後蒞政春秋必祭朔望必謁而前此  
廢與不一書矣書其近者蓋自康熙戊子重構後又  
漸頽乾隆癸酉前令趙君曾任興修而功虧半塗余  
爲率董是後者以旣厥事落成於甲戌之冬棟宇飛  
翬丹碧相映高可以棲神廣可以行禮於是邑之士  
民洗爵而祝曰通天下皆得祀者城隍與社稷然社  
稷以壇而城隍以廟且邑人得源源而來非如社稷  
之春秋二祀惟守土者是司也自今以始罔怨恫儼  
然實式憑之再祝曰神之爲靈昭昭也自高齊蕭梁

以逮元明紀於史彰於藝文互見於昌黎考亭之牒  
莫不知其爲靈也不可度不可射微神之靈誰與歸  
三祝曰涓之有祠其由來舊矣李陽冰縉雲記謂唐  
以前唯吳越有之涓非吳越與區平夫居歆既久降  
福必穰是以霖則晴應旱則雨施虎出旋驅成民致  
力之效可見如此矣若矯舉以祭而曰神必據我當  
不其然余聞之嘆曰神之爲德盛矣乎當熙洽之世  
衆志成城不藉有形之全涓而藉無形之靈爽體  
朝廷禮祀之意與令相助爲理捍衛勸懲有資於百雉長  
蛇者矣庸書以爲記

應氏重新城西義塾記

方黎如

乾隆甲子之秋雨三日以往至七夕前二夕則海水  
羣飛蔽於天杭自歛東下所過人民廬舍皆絜絜隨  
水行已而忽若影離時隱見窟窟窟中彌二晝夜乃  
始滿域核生得其彷彿則城西應氏義塾僅有存者  
如江陵一柱觀云嗟夫是塾之成毀數矣自前代封  
御史公規意爲古城書屋而塾始萌芽自朝明公爲  
川之原以卬浦而塾始大作其顛末具前令戴氏記  
中銅駝荆棘鵲有巢而鳩居之并都養之田亦鬻餘  
子於是五世孫唯菴借其子灣園以力復之歸於整

頓方欲爲永永計而水厄又見吉矣大抵天下事成  
毀相尋而成之難每不敵毀之易平津客館壞爲廐  
庫東豐學舍鞠爲園蔬國庠故庭墾爲老圃彼皆王  
公卿大夫權力十此然且不承權輿又况河伯不仁  
平黃血戰天也非人也傳云天之所壞不可支後有  
作者慮無不怠以止而衆趾於淵斗起匪漸其難覩  
前時十之百之則將益怠以止然而應君星一方鳩  
僂功星一者唯菴文孫漪園之冢子也已於事而竣  
則視前記所云崇而爲堂者今加敞遠而爲房者今  
加靚翼而爲廊者今加舒重而爲樓者今加峻伉而

爲門者今加壯凡而器用周寢適偃靡不與者副墨  
洛誦之子可以于然來矣余惟公無私之謂義割  
田以贍族人衣食而及其嫁娶凶葬命曰義田又曰  
義莊其財同爨或三世或四世甚者九世則題之曰  
義門皆公也雖然猶不出乎宗也若乃循家有塾之  
制廣之而列屋閒居不惟族子弟之教而已凡願學  
者許造焉則尤公之大者是故子朱子義之嘗爲劉  
德華記之然而劉氏建學不知成毀相尋何似其後  
人又何似而應氏乃有星一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  
之周公內之是塾也基之者朝明鑿之者唯菴漪園

內之者星一而應氏羣從行且緣前人雅意損負郭  
之田增置廩給招致弟子則又井古之義田義莊勝  
事而兼之晚近世有是是不當題以義門耶今鄙庠  
遂序徧天下然而隅與庫反庭廡下陋講誦之堂休  
宿之廬雨隳潦毀十常八九安得有如應氏世賢起  
而扶以大材助

國家化民成俗之萬一者乎援筆記此爲三款也

貞烈祠碑記

萬言

余自庚申分纂明史自莊烈皇帝本紀諸王世表部  
院大臣年表而外又有烈女一傳余取十六朝實錄

崇禎長編兩京各省府州縣誌及諸家文集繙閱之  
其間節烈之女不下萬人採其尤奇尤難者得三百  
四十餘人上之總裁而潘安方夫人在焉夫人項氏  
諱淑美錦溪里人適茶坡方公希文方公好學能文  
多蓄古圖籍丙戌之夏方國安潰兵掠江滄數百里  
無甯宇方公避地西坑牙籤萬軸悉載而往結茅十  
數楹以居會幼子病疹方公延醫百家坪夫人與一  
嫗一婢處是夕兵突至縱火肆掠將及其廬婢挽夫  
人衣欲與俱出夫人正色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  
火等死耳死火不辱若不能死可亟將稚子去於是



婢以被裹幼子而逸時嫗已先去見火熾甚復人呼  
曰火已封舍矣比落某某皆匿他處矣柰何弗出夫  
人不應惟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  
逼書盡焚夫人遂卒諸避火而出者多不免賫退方  
不歸則餘燼堆而成堆若護其骨然問婢得其狀呼  
妻一慟灰則散乃收骨瘞先兆云余所得於涓安新  
志方靈莊文稿者如此方余之傳夫人初不知爲誰  
氏母也比歲壬戌同門方錫公瑞合旣雋禮闈以雷  
待殿試翹翔都下過余索覽明史諸篇讀列女傳將  
終忽鳴咽流涕曰不意吾母緣死乃幸爲君子所收

也余驚問知狀爲之太息良久方子遂以貞烈祠碑  
爲請將因需次餘暇築室祠夫人青溪之上伐石大  
書以垂之永久焉余觀夫子之繫坤以臣道妻道並  
稱則臣之爲君保國固當如妻之爲夫保身也乃國  
安身爲大將不能摧鋒陷陣衛此未喪之師而顧逞  
其兵威流禍國土其視夫人之守身不貳甘灰燼而  
如飴者相去寧有等級乎今夫人幽貞旣闡吾儕之  
載筆者且藉以芬其齒牙而國安亡國俘囚不旋踵  
卽蒙顯戮以此知泰山鴻毛之別所爭止俄頃間人  
亦何苦而爲彼不爲此也然則後之過夫人祠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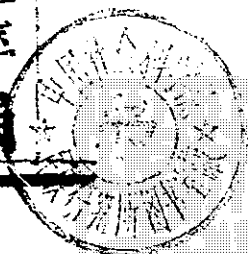
特景思芳烈卽有明亡國之故亦考而知之矣

連山閣記

沈廷桂

連山閣者賦溪王樂伊之別墅也王于賦溪爲右族  
與方氏門第相頡頏余系清訪方朴山前輩登皆山  
樓踈櫺洞啟空翠迎眸絕巘橫巒四望皆攬而有之  
余樂而忘歸焉未浹歲余又以公務至過王子簡臣  
見育閣巋然岌業面栢峰峙若筆架背朱山環若屏  
風月臺花榭曲檻迴廊勝概殊絕余曰皆山樓之勝  
甲于青溪閣復名連山者何居簡臣曰此先子之所  
建也先子遊于朴山師之門者久矣閣名連山其學

山而欲至于山之意乎生自祖而下兄弟子姪率誦  
絃其中至今掇甲科遊庠序者二十餘人焉地之靈  
與皆山樓相埒也顧皆山樓一賦藝林珍之而連山  
閣未有片語表章父肯堂而子弗克肯構生滋悞焉  
余曰閣之美誠爭勝皆山樓矣方氏有朴山前輩繩  
其祖武而樓愈加重茲閣之建藉非諸君聯翩鴈起  
栽芸貯茵朝吟夕哦于其上不過世樵夫耕叟山妻  
媿婦之憇息已耳誰復知有斯閣而過之者極盛難  
爲繼亦能繼而盛始極地之靈其足恃哉人弗保地  
奚以靈卽人之傑亦安足恃哉代有傑人人乃稱傑



而地亦效靈也簡臣欣然曰請記之遂書其語于連

山閣

